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50
2



文庫 11
D 50
2

管子卷第五



臨菑房玄齡 註釋

唐

薦泉劉 續 增註

明西湖

沈鼎 自玉

朱養 維元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

通。橫通謂從閭閻不可以毋闔。閭閻也宮垣關閉不可

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

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無

楊慎評。觀王者厚薄。才方廉。周色澤。珉累光。鱗不欺。以髮故能定。玉之價。此文之。觀國亦矣。

管子卷第五

花齋藏板



010190551020

柳上亭評六
類去言如層
直有固之難
益也

何長後評化
非過以歸端
直依然性體

岳正評此規
言固飢飽

沈氏新評不
務耕耘則固
飢而君上寄
寄之一字甚
危

闕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
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慙慙
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慙慙
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為惡願禁罰威嚴則簡慢之
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
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眾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人
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也
是故明君在上位刑
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
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
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如出非
此則自然端直欲接淫非之地其路無內地是以民

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非罰寡而民以治矣

以工總大意下分八規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

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

不必肥荒者不必墉以人狠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

之廣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

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

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

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

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

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爭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

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

易植也薦子見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

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

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

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

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人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

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

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

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

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其

費困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

積而衣服修氓家謂民家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襍交采

本資少而未用多者本資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

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

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

正評此規

精數評貨宜通不宜閉是謂富門

正評此規官固後儉

何謂評一侈評許多數端

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每正評此觀實國虛實

凡田野萬家之眾。可食之。地方五十里。績按方一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逐便。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澤有。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

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

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

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

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

人來。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

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眾有飢色。其稼凶三之一者。

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凶其一時。小凶三年而大凶。

比三年不熟。有凶災故也。故謂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

故曰大凶也。大凶則眾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

但苞裏。升斗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凶三之一。法

朱養經評唯利五賦成何國積安得不凶

管子

卷五

四

管子

根敬政評
承以徵稅其
言如此

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於舊
稼亡三之一也。續按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
謂與師役一分。則相違者衆。而為三分。是十
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而亡稅三之一矣。稼亡三
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亡三之
則道行之人。有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
毀損羸瘠者也。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
民有鬻子矣。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
者。積按別本註什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
餘。不遇歲凶。則民必鬻子矣。春通師三年不解。此于
小凶。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
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
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
資衆力。

胡瑗評以時
禁發便於農
事無妨

胡瑗評
必先惜財

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
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
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大之正。船網不可
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
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
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民
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六下所以
由用。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
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力不
已。則用力不休矣。故曰臺榭相望。

管子

卷五

五

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無餘積者其禁不

必止。民貧則為盜。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則

力屈故。戰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故

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

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規臺榭，重國費，實虛之

國可知也。

八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胥

化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隔。無限。閭閻不設。出

人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繫殘賊之民。毋自

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食谷水巷鑿。出汲者生其

放。場圃接。鄰家子女。樹木茂。易為。姓非者。宮牆毀壞門戶

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

游宗里無士舍。士。謂重尉。每里當。時無會同。鄉里每

會同。所以。喪蒸不聚。蒸冬。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

自生矣。鄉里長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

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

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

此。凶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八州里。觀習俗。聽民

言。治亂

言。治亂

言。治亂

言。治亂

言。治亂

言。治亂

言。治亂

言。治亂

言。治亂

言。治亂

言。治亂

言。治亂

郭正域評解
應上意母之
類

岳正評此規
言國治亂

沈鼎新評母
自勝正與年
極切通思

松鶴評母
激清飛

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

所貴賤者而疆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

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日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

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

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非但疾怨非生又輕賤爵祿也金玉貨

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

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

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

不戰矣豪傑林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

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

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

則國之情偽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偽既在於敵矣竭盡也

故曰人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

者而疆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下於其民與不

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

信變文惠行不行

居正評此規

居正評此規

柯潛評功多而賞薄則各竭其力

朱熹和評說到以情偽示敵弱何可言

居正評此規信惠行不行

疏與新評備
刻弱被亡滅
之形令人神

親近故曰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有賤爵祿而
虛立也是令不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然則眾必輕令而堅位危
則有無君之有功者貧也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
賞戰士不賞則土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
無戰志故兵弱也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
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
也有其國者異姓之故曰置法出令臨眾用民計威
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昂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

忘正評此視
言國存亡

張學評流
宗見

亡之國可知也敵國疆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
私情行而公法毀續按一本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
與之國不恃作公道而敵國不畏其疆寇敵之國不長豪傑
已以爲親也已以爲疆也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
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
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
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不改常然則攘奪
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
士不用積勞之人不困倉空虛民偷處而不而外有

張榜評語
飛泉注此

疆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
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
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
矣

朱長春評入觀似韓子其時法家流為之其說計
察其文刻廉致無深遠音多索盡秦先文如是雄
固尤奇口神王
張榜評家玩之雄偉峻整細繹之縱橫錯落如河
洪如珠運如颿檣如陣馬如八陣之圖外望其肅
而其中能虎風雲雄踞幻境不可端倪此等文置
之案頭日讀于
過豈有能厭哉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

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刑殺
人奉公不相與為私

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

有過必誅則善惡明
故不為苟且之善

假則下不亂其上

再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
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

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

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
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免墮莫不從理矣積
於藏於官謂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
於於君府

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信

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

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
其所聞異遂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

沈陽新評性
賢智能胸法
而領袖民以
守法者責在
王大夫故禁
制倍嚴

沈維垣評列
分之病安得
不私倫成亂

李必評皆從
若失其德求

張校評萬心
一心話略詳
通俱新翠

黃震評極是
循利遂成黨
私

管子

卷五

管子

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廢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續按
言此用私之人。自立一法。是下與守法官。昔者聖王
並陳法上與制法君。並操權而分其半矣。昔者聖王
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耻。負猶被也。廢法
制者必被之。以耻辱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
矣。臣厚財而作福。財正礼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
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聖王
既受之者。衰副君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
國本。則大臣之贊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
昔居之事也。今臣為之。故曰贊。臣之作福。所邀射人
心。必使歸已也。續按劉小注。君既失德。則大臣必作

福作成以射人。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
心使之歸已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
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眾矣。徑謂邪行昔者聖王
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
也。博學而不聽令。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
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
士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咸齊
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眾民。猶不能
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此以相舉
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

管子

卷五

十

管子

為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為私惠。費亦以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博也聚

徒威羣蓄黨以威眾。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此皆弱君

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無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

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者但屬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意於私私君事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

但為私行。所修行則不以親為本。簡孝聚也。治事則不以

愚亦和評私者最能不害

官為主。邀虛譽言。舉無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

以為已賜。臣或下交於人恃之以為已之恩賜。舉人則以為已勞。為國

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

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

其人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自有用

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

姚樞交說愈痛培

拂世非上。天違

流輯新深
揭水舉倫也
市上時感
語更元味

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聖王之禁也。節於貧窮而發於

勤勞權於貧賤。於勤勞可以致勢。而權於貧窮也。身

死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王之

禁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

之間。其有言議。每輒為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

道。故聖王壺士以為公資。修田以為公本。濟士以為

公去之資。若趙孟之為。又修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

莒田業。以為公去之本也。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

預則私養其士。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自恃其

雖公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自恃其

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天。聖王之禁也。審飾小

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為市。聖王之禁也。審飾小

楊嶼平三候
彈而三察成
此事者見壺
士尤急耳

何俊長評人
小言大遠交
假爵爭更

節以示民。節也。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君以遠交。以踰

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

也。卑身雜處。不簡。倚類。隱行。辟倚。倚依也。隱僻其行。以避

也。辟倚。皆。側入。迎遠。側身而人回。遁上而遁民者。身

雜處。所以遁民。隱。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

行。避倚。所以遁民。隱。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

大為言譽。以為。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

法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

禁也。守委。聞居。博分。以致眾。守其委。積以閑居。勤身

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濟人以買譽

濟。施人貨財。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聖王

以買其聲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聖王

班固評教言
說千古蔽臣
若揭金鏡

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
所順習者惡事善
潤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用以明常為友。以蔽惡
為仁。明黨有惡相為。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忠。以遂
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
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雖身
春通結儲君。援
隣敵。以往陵上。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
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
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
從容養民。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
謂之緩行。

揚沈評利害
無使苟

朱長春評曰
到仁耻是與
准矣

飾詳以鈞君利。謂之漁。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
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
樂其羣。程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事。則故踰
止而壽常也。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
必使有耻。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鉗之以耻。使之
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靜而安。安
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朱長春評議論似韓非文勢亦涉呂攬。
衰世之象。往往龐雜煩碎。音氣下殺。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傳士享誘貴

行令而原於

令不虛行今

行則國富兵

強而動以危

亡力戒保在

之煥不以六

攻毀三器人

之勝近也非

以力并兼獲

奪正天下之

也此之謂

管子 卷五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

令輕則君卑言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

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

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

要於令故曰廟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不行令

者死當行而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

赦惟令是視故令者必不故曰令重而下恐為土者

不明令出雖目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

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雖口出令夫信上令以為威則行

恣於己以為私百吏莫不喜之有倍公則得威私屬

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

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母危

不可得也下疆則令出而罰者下罪則是教民不敬

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

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異行之反誅人

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

百官則是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

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者損謂虧

令者二者不罪人為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

邪途上教之然也

與水心解度
別令不行之
激

管子

卷五

十四

管子

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

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故令一出

沈明新年垂舉在令下渝今則途邪而開之當自上

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塞

途由於民而衛開於上非彼趨邪我示之也而求

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菽粟不足未

至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未生謂以未而工以雕文

刻鏤相釋也謂之逆釋驕也人有飢色不怠未以殺

布帛不唐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

魏敏政評數逆便不經

錦繡綦組相釋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

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亾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釋也

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今爵人不論能祿

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爵不論能故不為行

死節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

也謂事便辟為榮華以相釋也謂之逆所以耻反以為

榮華而相驕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何

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謹

於法令以治不阿黨撓法從私竭能盡力而不尚得

曾彥評三經典與精核廟堂鴻議

燕賦評復細
陳三經辭烈

不貴。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多。荷得。服位。不侈。其能。不以小。不以毋實。虛受者。而後受。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欲。所貴賤。不逆於令。遵法。毋上拂之事。拂。毋下比也。說。毋侈泰之養。節而。毋踰等之服。禮而。謹於鄉里之行。信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禾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則國

楊慎詳一篇
重令警策在
此無民用無
兵勝國何以
重而握在三
經制人與受
一機了然
重器之義盡
矣文有筋脉
於此可尋

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好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

管子

卷五

十六

郭正域評今
不行就民兵
說至伯王語
語觀策

乃行先勝服近習。故禁不行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
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
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
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
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
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
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
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
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

劉總評天道
人心凜然宜

威不信於疆。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
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德
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公爲
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公爲鄰。則以天
天道之數。至則反則終於下者。反則衰道數終。人心變易故也。衰
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驕則緩怠春演天道人心相。
天無天而不從人也。天之至反盛衰。如冬夏如晝夜。
何平而不陂。曷窮而不通。故天無至。人有餘者。至天
無盛。人驕者。盛易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兢兢惕惕。
以危盛寶盈之不皇。而皇驕哉。緩怠哉。高明鬼矚。矚

野正城評驕
殺中于內外

同潛評器不
可毀

未即禍也。矚吾有驕之。斯禍之矣。凡天下之禍人之
心。何者不敗於驕。而守於嗇。故曰。嗇是謂早服。早服
早復也。不遠無悔。在斯與。驕乃何能。周公之才之美。不足觀矣。夫驕者驕諸侯。驕諸
侯者諸侯失於外。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諸侯叛。緩怠者民亂於內。民亂於內。必輕
於治。故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
民亂。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
道。雖眾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
不輕侮諸侯。動眾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
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
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

流開統評如
此六攻字不
敗三器

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益。即勝能自有
其國。兼正天下。續按此言自諸侯而為天子。亂王不
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亾。亂王
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滅此三者。縱有天下之
大。而遂滅亾也。續按此自有天下。而取滅亾。三器
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
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
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眾。非祿賞。毋以勸
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
得存者。謂親。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雖無功。而
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

張嶷評呼吸
通帝座

梁養和評器
不受攻戰守
自得方

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既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民故入不自用其力也。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生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

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楊慎評。重令條達之文。以五死絕五衢。去四逆而正三經。則民用得兵勝。握伯王可成。然須謹於天道人心之間。令挾氣意以行。數變所生。不可不知也。不然。則攻器者進。三器一器也。文無奇麗。實管子要書。

朱長春評。周文之弊。利巧不軌。乃其末流。漫如赴壑散虛。如搏沙巧盡。而喬粗反人拙矣。亦文心無慙不自檢。哉徒開唐宋之溺。此類也。

管子卷五終

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信而不行則不以身

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故曰禁勝於身。身從禁也

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聞善

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

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

其宿。可而不為。殆。可為而不為足而不施。殆。足而不

必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

之士危。所謂君不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母

內。策謀毋人主孤而母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

沈鼎新評法
法從君身之
始則上令共
而下情應皆
由此

程敏政評主
孤臣黨成何
世界

張昉評優轉
筆頭便已收
在

人這長也。使人主孤而母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

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小收君不密。又另起民母重罪過不大也。有

過然後有重罪。民母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上赦小過。則

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故曰赦出則民不

敬。有罪不誅惠行則過日益。恃恩不恭惠赦加於民

而罔固。雖賈殺戮。雖繁。姦不勝矣。造姦以故曰邪莫

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有過

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

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

葉心評節
三欲以安位
擊領語

獲真評法
最嫌于多

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
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
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獨唱莫和。非損而何。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
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非侮而何。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故未有能多求而多
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
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
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無危不可
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

劉魁評誅條
其悉又引以
繩墨故服

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
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下有疑心。
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春通必然之。竭而日不竭者此非理之
言也。如景與響。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
者。立私議者常。自恃爲貴也。國母怪嚴。詭行。自亢。母雜俗。母異禮。士母
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
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故彊者
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僂。故萬民
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

高正評况之
以下又轉一

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
從此之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主况其倨傲易
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為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朱養純評害
小而利大但
恐人不知耳

論賦評不求
美觀意甚極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有悅衆心故曰小利。人矣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
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君故曰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犇馬之委轡。必致覆毋赦者瘞疔之礦石也。疾可瘳也。積按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春遺禮以辨非以華苟辨之而足為侈何為懿哉云軒冕不求美爵祿不求觀

管子

卷六

四

花齋藏版

宗廟室榭不求美大。自儉其道有意乎二代之遐思乎。覺周文公之于文過矣。周帝王之盛帝王之極也。極則思反。是以曰何知禮意曰寧。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文有三侑。侑寬武也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生其禍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故為仇讎也。故為父母也。夫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悔也。雖有過亦不甚矣。

張嶷評曲盡
李必評妄予
妄誅是生亂
亂賊非法也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官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閒游之日財無砥滯。滯積也故曰儉其道乎。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賞故曰妄與也。當刑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為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

朱長春評文
與墨子近長
條莫葉差進
而下于戰國
又為未波矣
退之認錯作
祖故及文而
文亡

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
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
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
民不聽民不聽則疆者立疆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
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
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
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眾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
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眾則尊為之用
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眾為已用也使民

則民
漸強步以法
今愛人即人
可用

眾為已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眾矣法不
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
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
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
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
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
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
毀法虧令則是失所為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
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夫至用民

死樞評用民至此極恐亦

泥維垣評下

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至善也夫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為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已者其可得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續按言愛人不足用民及至能用民者反殺危勞苦飢渴之以此極民遂為之用而無謀害上者蓋以法素行故善用民者軒冕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斧鉞有所誅戮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

梅士亭評力不轉死不愛何以得此于

揚慎評無人與之小大若臣自與也

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續按轉猶展轉推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眾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眾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

明君獨而利
害叢

者必王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與利除害期於與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者則由先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為下已蔽而劫。已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所蔽塞也。已蔽而劫。已劫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

朱長春評王
運厄言政可
與四目四視
西門對書左
座
張榜評透人
人情而辨才
足以發之

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此待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而諸侯之國史也。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耳。而君遂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

揚慎詳內既
外隔中隔文
理尊展反仰

沈鼎新評今
即其勢勢為
人主之神語
云主失其神
虎隨其後寧
不落胆

何俊良評命
以正定方謂
之令

孔穎達評言
辨而行難其
裂規利矩

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則左右不為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右侵君，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滅事故也。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滅事故也。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常與人，故君專之。政者

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

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

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

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

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

正者中立，故過者令止之，不及者令逮之。過

與不及也，皆非正也。

正在於中立。非正則傷國一也。過猶不及。

故傷國一也。

勇而不義，傷兵。

不及於勇，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正。

於仁，故

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

不義則失宜，故軍敗。法之侵也，

生而不正。

不正則入邪。

故言有辨而非務者，

言辨而浮誕，則

非要行有難而非善者，

行難而詭惟，故言必中務不

苟為辨，行行忠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

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續按倍古是背字同。

廢規矩而正。方圓也。一曰。管氏稱古言。故曰一曰。續按此乃集書者再述異聞。

朱長春評管

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

而途殊各

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言。曰人君也。故從而貴

自立說參差

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

同異故遊收

貴之。豈敢更。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

入紆曲可尋

論其高卑乎。尸流血。喜則軒冕塞。富人資人。使人相畜也。人君當

君天所樹也

上下定制豈

獨任司命之

權平權必以

道行權術則

賤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人臣

味矣

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亦望操此六者以臨下。君臣之會

皆欲操此六者

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

君不能奪在子期年

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

臣有弑其君子

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

也。今臣子得此六者

也。是父君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

其令也。故曰令人

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

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

壅。牽於左右。令人而不至。謂之瑕。君

曾參評蔽壅
牽瑕洞析令
源

相間故。日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

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

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

之大寶也一日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

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

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

行也凡民從上也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

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

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

張養和評夫
令又歸到用

趙用賢評法
自治儀曰正

郭正域一依
然賞之在上

源門新評士
之高智卑愚
在人之自領
取

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

法死節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

服也服行也先自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務物之人

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謙而接物春通道以物物道集

反得損也非我制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損者也

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既滿而虛則矜者細之屬也

自矜者小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既

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德行成

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

實震評忘名
忘功則不滿

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鈞。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棄。如此者可謂愚士。鈞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鈞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而後動。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唯賢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足成正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民之經。

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齊易可知起下文也

臣度之先王者。臣管氏自稱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

為司徒臯陶為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李同理后稷為田。此四士

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

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

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

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

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

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

燕職評引援
古有波瀾

朱卷純評世
無四語精典

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

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桀紂失之湯武得之

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

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

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

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

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與之理

難明故惑也春通當廢不廢古今惑也足反語不可作正解兵者不得已而用也不廢其當廢為佳兵欲

廢其不廢為亡戰

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

二者謂廢與不廢

揚慎評知不廢又忌其當廢欲廢之又忘其不廢皆為仁所惑也

廢之則亦惑也

此二者傷國一也

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國傷國不

傷國也故曰一也

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

當此之時也兵不廢

在

資用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

一人

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

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

而求廢兵

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慮國治而民務積此

所謂擅也

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於為家治民務積聚也

動與靜此所慮也

動靜失宜則患生也

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

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

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

輕誅則乖正故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也

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

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

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去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為敵謀我

所以外難至也

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

揚慎評猛弱非中正

誅難為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

羣臣比周蔽君美揚君惡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

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

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成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

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

法法愛於民

朱長春評周天下八百年至久久斯大矣斯池也斯漫濫濫斯極春秋不王猶有五伯持之後而七雄割分毒爭體且不屬而主體又可知矣運之極也故文亦似其運未大而脈不落膚溢而筋不收革寬而骨不舉形臯而氣不鼓態弱而神不王病者所謂不仁不隨腫腓痺者肉食而尸行者耶病

火將劇將爛將盡此周秦之交百家處士橫議彌昌彌不振矣如此等擬管其類也多厭不足觀故周文自孟莊以降庶幾駭辨乎江漢之間稍稍南音然不至後之下流歸墟一逝不反也最者荀韓且曼縱無復神氣呂氏挽而收之又已薄嗚呼時也

梅士享評此篇論法法而歸重於君身詭法而於則惠窮于民而無與共上令者失令而蔽則威切于臣而無與通下情者皆不知為政者也政者正也未有中不中而能正失中之生正正之治國若規矩為方圓巧曆不能盡其數故置儀立法君之自治也君正而臣不敢誣能與君共執法者也猛毅與懦弱皆非中皆不得為正故外難與內亂其弊相衡而君之當中正以立極隱具手法法之先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者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

十四

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也。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霸

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

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今代之用

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

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戰不必勝。勝則多死。日費千金。

雖令得勝。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

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勝。多死。國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一

兵。而國四禍。則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何為而不危矣。舉兵之日而

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

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敗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

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

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

其利。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

有制。則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法度審也。計數得。則有明

也。有明。則計數得。治衆有數。自治其軍。有數存焉。勝敵有理。勝於敵國。有理存焉。

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敵可勝也。明理而勝敵。勝敵

者在於定宗廟。寇寧。則宗廟定。遂男女。人安。則男女遂。官四分。既定。且寧。

則明分官。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

以守之。

管子

卷六

十五

花齋藏板

程政評四
若全由有數
理求

魏世新評用
兵反致四禍
則兵權不可
不知

揚慎評管子
之意是言兵
未雄道德要
入上會

正評有制
之兵先為

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野
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惰官無常則下怨上
官無常則微賦木業故無蓄積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寇
不節故下怨上敵見凌故朝無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故曰早
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
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
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故能致
遠以敷縱強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強可縱春
窮窮也三官五教九章為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唯精
乘取唯堅蹈隙未暇而乘精亦頗未隙而蹈堅亦微

集水心評治
兵法莫先于
三官

而者合而兵勝未嘗勝也能乘不勝耳故三官一曰
口致遠以敷縱強以制則有制之兵如此三官一曰
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今之做裝也春通大將
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
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
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
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二曰教
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
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五曰
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五教各習而士負以

張學評五教
以作兵勇

乘養和評無端窮正由分而合兵法之神處

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月舉虎章則行林五日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韓韓也謂藉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春演初舉察道帝德王曰兵非備道至德也既分矣此日始無端道卒無窮德又以兵歸入分而復合也道無不貫之物德無不載之事武無遺文之用其粗者分其精者合主其精以運其粗故徑乎不知而發乎不意

至備于道故非備運于德故非至始乎無端即觀天即執天行三官五教九章節時物文理

不意不知神矣神妙萬物而為言也一粗一精一經一緯一文一武分也未始有分也道德猶然借名而何分於兵不分歸於一故曰明一者皇至矣盡矣吾何以守兵法之神乎以此非一焉有端矣有窮矣吾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行無常亦無常也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固可恃故不守恃固不

楊直評中處節處乎無端

無窮之中敵
不見之乃口
無敵一形乎
被已則有敵
矣

冒彥評專一
可扼要

拔。拔恃固之守。必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
處。可否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
也。績按中處無敵。謂身居四方。皆避之。不敢與敵。令
行不留。謂法行彼。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
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賈也。一氣專
定。則傍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春通
于風雲。兵械決于鬼厲。士利械則步難而不匱。士既
神。將心定于太山。厲士利械。則步難而不匱。士既
之利。故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既無疑。賈敵
不匱。凌山。沈不待鈞梯。習山。歷水谷。不須舟楫。習水。故
遠歷。徑於絕地。攻於恃固。春通。陵山。歷水。越王。八千
之。君。子。也。何。絕。不。徑。何。固

獨入者將心
也。室者三軍
之情志也。將
提情志以出
入。故獨而不
獨。獨則執止
之。俱則執止
見則執歛之

李泌評惟神
故獨出獨入

不攻。不守。不拔。因便准利之法。靜如
山。徑絕。攻固不疑。不匱之效。動如風。獨出獨入。而莫
之能止。見其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俘厥寶玉。必選
不獨入也。績按寶。疑寶字誤。謂雖曰獨入。實與眾俱
入。非獨也。故不能止。下倣此。春通。雖獨入。與眾俱入
寶。言貴也。寶不獨見。與精勇。故莫之能歛。寶玉所
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嫌也。春通。不神之所以為
神。故用于獨出獨入。寶于不獨入。不獨見。不獨有。眾
為用之。必有不自用之。虛有不先為用之。無無而無
意。無意而神。神常玄常妙也。故無而有。無而有。我不
知出入。人安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盡
意吾出入。無名之至盡。至能盡獲而不匱也。盡
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
獨出獨入。妙無名也。無至盡。盡不意。率然而高。以吾
求。率然而應。運其天機。而無心。神矣。何能疑

管子

卷六

十八

花齋藏版

孫樞評仍合
以道德

楊慎評無失
以破大無語

以勝強我不
立勝而實其
勝一之也

朱養淵評道
原于一身之
明正明此

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春通至此又歸道德上以無端無窮運之為獨

神此以音和養合因之為象強獨神妙乎中權象和

強勇于進鬪以此談兵有本之論乎加韜鈴一策和

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以諧輯

故敵不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

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以下管氏不言其數無得而

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大勝謂遍服諸國無守也故能

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

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以德其

次一之雖勝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不能破大勝強也亂

之不以變亂敵不設計變也乘之不以詭乘敵不詭詭計勝之不以

詐詐勝敵不詐詐謀一之實也凡此皆至近則用實遠則施號

謂十力不可量疆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

原也原本也凡此皆我眾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

也用眾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機速故若飄

之元也明一者王則至善不戰乎不戰而戰道具矣

其次一之一以御萬萬生于一以道而行戰戰而不

失其不可知者則神乎神故妙手有而盡于無無一

之元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績按致中致也用敵教

之盡也士卒用命而敵者則教練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

管子 卷六 十九 花齋藏版

花類達評可
見和適用敵
所不可緩

極主享評成
化歸之無正
師之不測

盡教者不能用敵。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不能用敵。

者窮。既不能用敵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無以應敵故困

也。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出入異塗

則傷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有迷而失道故為

敵不能知其所出變化異塗。春通我出敵不知其所入我入

敵不能應戰則勝攻則克。深入危之則士自修

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

故士自修以求生也。擊無所獲春通不

為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若搏景測我之實則據虛

不見我之無設無形焉。無策可以設

形則博景無設無形焉。無形可以設

所向皆無故不無形無為焉。無形可以化也

可以成功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

計可以為所在皆無故不可以變化也。春通無不可

以成化無不成化也。有則有礙無則無方無方不測

神之用于如大之行。此之謂道矣

而萬物成矣。化矣

無形無為結上無名。若凶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

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凶者而乃

通兵威事也。道所以用威威而不神法也敵得窺之

神行其威法無法也。變化而不可知則道借于威而

非威也。

朱長春語管氏兵法一篇其寄軍之中權九合之

勝略耶。三略素書之遺符耶。過十三篇矣。彼多方

此守一。彼神術此術神。彼妙法此妙道。由道入兵

從一而散之。由兵合道歸一而神之。正正奇奇。幻

幻元元。無力有方。有際無際。所謂皇帝王伯之分

也。究于皇帝王伯之無分。其旨遠其文妙。其權祕

聖敵政評道
管威而威非

管子卷第六終

其法正。范蠡所引兵志外。無更玄者。管子以教士三萬人。橫行於天下。此耶。即不出管子。抑計倪賜夷之流。託為書明道。吳起以後。無此兵論矣。白豎子毒逐。不知法。韓王孫亦不知道。又評道。一以貫之。有一神。出奇無窮。可用十三篇。又可為十三篇。大三而無一。圖之驥。皮之虎。芻之狗也。予故曰兵之。梅上亭評此篇論兵法而原之于道。歸之于德。渾渾乎帝者之風。其次一之。一不可二。浸浸乎王者之盛。豈孫吳權謀之列。○篇內道德等語。多同幼官。彼錯見刪之。不成段。此合見刪之。不成文。皆篇內精神所注。故兩存之。讀者不妨各會其意。

管子卷第七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 事匡君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若知臣不肖也。是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

張梅評三匡及伯形皆後人追殺者然其文高古詩絕幾幾于板敬仲之逸駕然者

夷吾又孰得得役乎小。而小無得御乎天。故曰大不天。不幸降禍

而容之哉。故踰小出入。君子不知。故可大受也。加殃于齊。亂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

也。亂既濟。災在小白。輔小白而召忽曰。百歲之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

也。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亂也。雖得天

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糾。今而奪焉。我當

致。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

濟。是吾義也。名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

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續按。兄。古况

字。後倣此。言。命廢亂。雖得天下。尚不生。况定齊社

稷。一國。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

義。與召忽異。將

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亂哉。言當為宗廟

死於一亂。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

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

則齊國不利。春通管召二人語。應是小白既立。請魯

與鮑叔辭。傳不相當。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

者代為辭。又錯為序也。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

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曰。鮑叔許諾。乃出奉令

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管仲曰。為

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為君。不親信。則言

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

之所行。

忽之死。允賢

生也。子故曰

仲何不藏身

以有待而幾

侍于二公子

之間

況此許無

二心。正盡力

以親信

梅士享評仲

效鮑叔以無

三心而已二
心于紉蓋紉
之不終仲雖
料之而所事
既定不可更
也仲命有所
制也

梅士享許魯
桓公夫人一
段亦齊襄公
淫縱取亡處

原水心評賢
智似各成其
美

姬福諫禍理
節更奇階

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
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
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紉無知無知怒公令連
稱管至父戌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戌公
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
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也申
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
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
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

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公薨于
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夙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許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
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也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
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又力成吾君之禍以
構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拉殺魯君彭生其得免乎禍
理屬焉禍敗之理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則遂成其禍不
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此

張栻評敘得簡古

朱養純評專甚惟彫

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出彭生則彭生力能止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屢屢反誅屢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租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

孔穎達評文夏後曲如書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是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鈎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與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傳小白將立之公曰然

張彙評鮑叔
知仲心

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紕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紕也。

管仲評鮑叔
知施伯亦是

言管仲親紕，紕之不死而况君乎。親尚不死，君若欲多於小白也。紕之不死而况君乎？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與齊同怒如此。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

此詩

管子

卷七

管子

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

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今既定。

矣。謂小自。已定齊。管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

郭正域評生

案。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子為生臣。忽為死臣。

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

者。成行。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名不兩立。既成生。又成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或曰。明年。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

管子

卷七

七

管子

陽慎評上者

匡之志下者

朱長春評以

或曰起例信
疑兩存而支
壽正產謬得
此更神大傳
所謂相權大
也

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
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
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
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
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
其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
不與召忽圖我。小白
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召
不得言無智。召
忽雖不得行，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行，
若及獨能圖我。
續按及謂所
從黨與也。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
事。智人作內事，則其
國理續按指管仲。朋友不能相合，膠而國乃可圖。

梅士亨評桓
公設無大慮
管仲終死子
糾可見其生
不苟
朱長泰評期
王而勉伯著
書言後曰君
不能大姓以
小見仲王佐
云云
梅士亨評必
待桓公許伯
然後仲趨就
相位可見其
相不虛

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
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
亂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
死亂也。臣不敢。既不死亂，空食齊政之祿，而不
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
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王乎？
必欲令霸王而不已。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
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
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
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
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
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

蘇轍評此
管子決

春通二人同友。仲必不忍殺叔。故先驅塞道。公子居後。既不得前行。則彼兵不振矣。是以平行人國。而亡恙。倘其反而殺叔。死者死。拒後者可走也。故曰公子猶之免也。是以誓軍令。利則進。不利則後。免公子而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走。鮑叔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將五乘先行。距路。下令。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

添得新評修
兵後用果可
危

梅士享壽鮑
叔啟君用夷
義士不歸也

桓公踐位之二年。宋從齊伐魯。三年。宋再伐魯。四年。宋有宋萬之難。而閔公弑。五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冬。會于柯。始及魯平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六年。春。齊率陳曹以伐宋。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自此征伐會盟。魯宋無不共命。安得有柯未會之先。齊伐宋而魯救。柯既會之後。宋伐杞而齊不能令。如大匡所云者。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民用。士所勸。外犯者。唯勇則輕敵。故為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為不義。故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義士不歸也。

吾之言此篇
凡三見故知
桓公之伯始
終成之若即
厥也

季沁評翠沐
賦人

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後之修謂過常也謂重其
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
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
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
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亾乎管仲曰未也國中
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為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
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裝領而刎頸者
不絕裝謂製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

趙用賢評義
士歸方可強

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為害也
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
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若亂亾立至故可患也若
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
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
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士之
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
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
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

朱長春評春秋之師未有加二千乘者也其虛言耶

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安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

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

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

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于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

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節

稱潛評以小兵御多兵非計也

日以小兵而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

故設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績按言天下兵

多齊發小兵以服之。內外俱失而國危矣。詐一本作誑。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

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國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

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服請從服於齊俱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

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

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

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

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則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

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

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

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

劇之為人也。劇一作沫下同。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以不可

黃震評交械

何俊只評設厚懲罰

正評劫壇
事殊異

取信桓公不聽果與之遇春演曹沫劫壇之事兩傳不載七國始言之或好事耶此以抽劍屬公更左冠裳之侯賊為刺客自昔未之有聞又安在秉禮周公之胤且會盟之役禮擯贊揖讓登壇劍于何懷有是乎未敢信也曰請不帶劍又所未敢信也乘車之會自桓公成伯始往未之有以兵臨交惡而盟無故一旦去劍示疑矣禍之不信而誰欺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榘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左手舉劍將榘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劍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

朱長春評大
匡志匡君以
匡天下為功
初敘五年曠
諫自用之弊
二用仲而伯
成以此分兩
裁應傷而大
慮則事多舛
而仲功亦恭
恭矣

所圖今不當
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人自圍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

管子
卷七
十三
花齋藏板

程敏政評不
競兵是至書

梅士享評以
下節節收拾
人心看他施
為真有包籠
一世規模

管子 卷七

莊子 卷七

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
 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
 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
 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
 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身。令罷祀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君
 受而封之。受祀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
 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
 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子車百乘，甲一千。謂
 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

宋養德評又
噓以行夷吾
之言是其成
桓處

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子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
 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之。隰甥
 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亾者，絕以小。小國之亾。理則然矣。
 不當封也。今君斲封亾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於封。亡國
 小。言國小故云。封亾而國盡，齊亦小矣。如亡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
 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實乎。
 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
 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
 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

管子

卷七

十四

莊子

葉水心評修
政勸民規模
百宏遠

沈維垣評厚
禮與善不減
至者

管子 卷七

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施關市之
徵。而。不。征。體。 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上。事。 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

病者君當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傅。行此五年。可令諸侯。慰問之。

親。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禮。

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
得。王。制。厚。往。薄。來。體。

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
善。下。小。國。則。取。小。國。

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
得。三。言。與。人。為。善。體。

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
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

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凡諸侯之

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壘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壘。問。之。以。信。其。言。

信驗其所諫。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
之。言。為。善。

躬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令。隰。躬。理。之。 賓胥無

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國。國。士。齊。西。之。士。令。胥。無。之。國。與。士。交。兵。春。通。東。屬。木。其。人。

性通敏。西屬金。其人剛。衛國之教。危傳以利。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春。通。危。急。也。心。於。傳。利。見。利。即。動。輕。心。者。也。不。能。久。即。輕。而。易。動。可。以。相。

入。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

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也。績。按。小。匡。作。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則。不。能。久。而。樂。始。謂。退。速。進。銳。也。 魯邑之教好

管子 卷七 十五 花齋藏板

揚雄評仲
聽數人如鑑

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季友之爲人也

恭以精博於糧博於糧謂多委積小信可游於魯績按小匡作公子

而好立小信舉博聞而知禮糧字疑禮字誤也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

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厚往輕小侯既服大侯既附

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

諸侯附狄人伐謂人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

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

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綠陵先者使卒成綠陵

戰於後故後故地名敗狄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

甲及貨盡謂得車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

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春通北州侯莫來

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

於召陵謂伐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以天

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北州侯

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

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

下詎止樓諸侯以伐諸侯

不救罰者尊

天子令救伐

以不聽令誅

周以號召天

下詎止樓諸

侯以伐諸侯

禮記

卷七

十六 乾齋版

沈氏新評足
兵食而后加
政得治原

朱養和評俱
在盡倫上著
精神

管子 卷一
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

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

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

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

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

妻。毋曲處。所謂無障谷也。毋賈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行此

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

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言其言其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

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曰。從今以往。二年。

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况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

張嶠評誅仲
倫以示戒

劉勰評罰不
輕加

朱長春評四十二年以上

敘匡天下行

事大略自以

文為次用兵

車乘車九合

為外政結局

復以踐位十

九年起敘國

中為政此一

篇大體布格

大奇

朱長春評敘

事適古陸離

有過氣文難

士史之長太

五公公用世否

法幹以警羅

以氣勢佐之

別自成史體

梅士章評前

已已載隱朋

為東國賓胥

無為西國茲

復重出重活

丙也公子開

季友蒙孫不

三年不聞善可罰也

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

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

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

六與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

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

而取一歲而稅一

什取一歲飢不稅

賦祿以粟案田而稅

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

之有善者國子為李

為西士弗鄭為宅

不仕與耕者近門

三十里置遠委馬有司職之

以主從諸侯欲通

以車令一人以車為負載其行裝

其馬食其委

客與有司別契

管子

卷七

十八

花齋藏板

契

別

契

籟賦評待客
芝禮周悉愷

郭正域評有
曾無節大有
權衡

謂分別其契。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以知真偽也。周之大費。義數而不當。有罪。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賞。有過。則。今鮑叔進大夫。勸。不與其罰。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

國家。外進大夫。令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成功。終然允當。無有可。從政治為次。而能理者。次上。悔。如此者。舉善之上。

成功也。野為原。又多不發。春通不發。是大徑大役。起訟。簡少其野。多不發之眾。

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文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

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

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處不華。無過失。而。樂道深。故為上。得二為次。得。

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故為上。得二為次。得。

三也。得一為下。士處靖。靖。卑。敬貌。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故為上。得二為次。得。

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

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

檢士宜評孝
弟為人之本
貴人之子必
聞之于父士
則童而習之
獨農工賈恐

其以力獻忘
之以見利遷
之故教以應
于父兄則為
士舉不應于
父兄則為首
而而孝弟之
義不待學校
而興矣
宋長春評國
子斷獄只一
句作不了語
復入三大夫
之舉因申三
大夫之罪總
歸君謂國子
以完斷獄文
局之奇後人

不能亦多不
解

張榜評數個
無赦票然

趙河賢評廉
意廉察其意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
令高子進二
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
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
令國子以情斷獄
定罪罰者貴得其罪審演獄天下之命也君之威也
于政為大于國為權政不可輕權不可移人命不可
濫屬之上卿申之君命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
有重之矣重乃可結
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
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
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
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
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
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
如此管仲所
進者君舉
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
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訟驕既訟而驕凡三者有

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

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貴凌人使友居依績按處華句照

下也照友有少長好飲食照出不仁交春通狹邪浪

狹少年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行此三者有罪無

赦土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耕者出人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

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買出人不應父兄承事不敬

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

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

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

而罪士也

而已故不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

朱長春評三

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

大夫進賞

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績按當人皆稱其賢而

仲命之德中

刑也國子為吏舉善者而舉不賞罰以其出于眾人同然也若吏

李三罰君命

以賞罰無與已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于人

之刑中德也

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善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

東國西土外

獨見也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人與父俱父貴而出

政其係其土

與師俱師貴而上與君俱君貴而凡三者遇賊不死

其文完矣

不知賊則無赦亦人于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

梅士享評票

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

然親師之義

不臣不子也故無赦三如一今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

如指日月以

即天倫王制原父子立君臣此加師重在三耳親屬

即不致在三

之節而不致

蓋政教兩相成而禮法交相飭者也

歛有可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歛其祿

收田之罰有可無赦易後再犯也春演君天道也主

德相地道也主法故命官申令在公考成議罪在仲

法之中而又有德焉上天好生之心終不以義掩仁

也故仲相也三告定罪而不告國子為李者為國守

法而持平者也非仲所得告也周禮三刺又三宥是

君又自為國家祥刑而持李之平者也散散敘敘來有

次第有脈終有條理開鏡見德威之意焉見君相之

分焉見慎獄之仁焉見君道仁過而義不過焉治法

之善文字之妙斯古人哉非古人不但識文體且

不識政體又演蓋嘗讀管子大匡廢而歎嗟乎其然

乎非仲之實也鮑叔之籌論忽仲之對語皆著書者

為解嘲然不可解也仲之能蓋前可謂天幸一羈旅

之定哉事死主而不立信何以必生主信我才不能

朱養純評痛恨暢絕

定於人之成。又不脫其死也。何以令新君委而任。才
 即令叔以本謀泄之。仲亦無計。昔死事讐。媿于心。何
 何以知國高諸臣。不席此撓我。此都時事之不可。幾
 者。也。謂仲負天下才。不忍溝瀆。而以其身待有用。則
 得。謂必知社稷之定。而故叛。亂以容。小。白。不。得。也。必
 日為白也。容。為。亂。也。不。濟。則。乾。時。之。鉤。誰。之。射。乎。中
 鉤。而。志。心。中。心。死。矣。其。何。容。以。社。稷。之。定。此。又。事。之
 不可信者也。貴日月之光。乘風雲之會。紀內政於五
 鄉。立功名於九合。皆。後。來。幸。以。其。生。用。其。亡。而。贖。其
 死。天。乎。天。生。才。固。以。用。之。亦。幸。也。仲。尼。老。於。行。無。成
 於。攝。天。生。一。聖。人。一。才。人。何。若。故。日。事。之。不。可。幾。者
 也。幸。而。蓋。也。聖。人。許。其。仁。而。不。能。許。其。忠。政。以。為。後
 世。貪。生。二。心。口。實。仲。而。功。為。期。卒。不。期。而。猶。嗟。然。吾
 志。其。大。為。社。稷。不。可。訓。可。差。矣。雖。然。桓。夫。亦。有。市。之
 乎。仲。欲。用。桓。務。功。而。桓。因。以。功。之。務。而。入。用。之。桓。實
 容。仲。何。容。桓。哉。故。論。仲。者。仁。義。相。衡。節。義。功。名。相
 提。以。喪。節。屬。人。以。成。功。屬。天。以。義。按。之。身。以。仁。贖。之
 天下。天下不可無仲。仲不可無死。故仲罪之魁。功之

首可懸以待贖。不可謂社稷之大於死。管仲且猶不
 可。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楊慎評讀大匡者。曰其志審其術。則夷吾如見也。
 文貌之。則惟太史公身貌之。則為諸葛孔明。故後

世之能讀大匡者。予以兩人獨矣。
 朱長春評大匡與齊語爭工。敘辭絕不同。文體各
 成一家。後出故更奇。奇勝前。亦奇不如前。五帝三
 王之降也。世然也。盡靈皞皞。驩虞見世運。見文運
 又評大匡敘一匡大政。是管子列傳。七國法家之
 才為之也。要其博大道。宕時加峻裁。氣體故自矯
 矯落落。大致似國策。而古深有春秋之遺。太史公
 長篇往往采其法。亦文場宗器。寶色自貴。○論次
 似錯非錯。關結似闕非闕。古人文章時有之。兵
 法正合奇勝也。首按事紀敘。引入仲相。分二段。
 法宜先內後外。先政後功。故倒使造奇。亦不奇也。
 敘仲桓君臣始相左。後相成。桓試仲。亦仲試桓。見
 病後醫。見顛而後扶。乃言易入而功轉用。于此中
 失得。順文相敘。亦自合爾。要于後其功者外。而所

以為功。政也。內也。兵家背水陣。形家倒騎龍奕家
先著為後著也。最奇可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管子卷第八

唐

臨苗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其一在國。管仲

懼而復之。復自也。以賓客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

子為賢。當以供賓之義。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人

禮而悅者。出必為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

梅士亭評。公揚而有太。慮于此見之。信非夷言。莫

管子

卷八

花齋鐵版

庸小白也

揚慎評以殺贖殺能盡食之犯死于甲盾所生餘也幾失於因固猶驅之鋒鏑也雖然猶愈於金贖多兵殺敵多金殺主伯國亦以不食為寶也

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播壤則生粟木可以為貨。桓公之識原大破木成器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有財則失名。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故不可有。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

沈開新評仁義法三王桓已有卓見

劉應評廢事必先置利

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土致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

務慎評此世通病而得

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亾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墮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者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以尊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

季必評其亂之至

何俊長評頓挫傳神

沈鼎新評無怠無偷正是持心要道以理一國以經

父不肯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隲，勿勸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博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

天下俱管概
乎此

管子

卷八

在齊蒲柳

乘養純評為
身為國為天
下乃所以成
信

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
萃。其所由來者漸矣。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
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
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
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
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
年。長心長德。長心。講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春
長。而後德長。心與德賴年而善。年又賴血氣以延道。
導引之使通。調無泣。闕也。血氣不調。生于是疾。天心
于是怫逆。德于是喪道。此為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
儒養生修身同此本理。

用元會評國
與天下入本
乎身

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亾國。繼絕世。起諸孤。
死王事。薄稅歛。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
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苑濁。因滯。皆法
度不亡。鬱獨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因滯。謂疲羸微隱
者。也。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
也。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
得行於世也。春。通法度一行于上。民格心于下。上無
再舉。下無再犯。曰。往以不來。遷善不知。刑措不用。皞
皞熙熙。鼓此為天下也。春。演旨。故本術。于禁樂去偷
以遊矣。氣調血氣。調而年德永。故道以養氣而持心也。心有
貞明。則德有貞一。德有貞一。則理有貞觀。制外情。繕
內性。道以為身。為天下也。故聞身為而天下治。未聞
身亂而天下治者也。此管子有本之學。儒道合一。顧

管子

卷八

四

花齋藏版

其用作人法耳。後法家乃多言鍾鼓不解于縣窈窕不離于側。而天下治。至斯而又揭桎梏以佞人主恣睢。嗜謬哉甚乎。為法之弊至此乎。徒概曰祖管氏。祖管氏。江之不可反于岷矣。而况其流離四下也。聖人之與管成仁。吾之推管出道。仁有不足于道。無去道而能仁。

朱長春評。大匡以經天下。小匡以理一國。中匡以導君。君。辰。樞也。天之中也。曰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始之外散。利。次之內興利。乃以禁偷持其心。以為身。要于道。所謂環中以應。君正莫不正矣。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

張揚評管子生平作用盡在此不可不孰着。朱長春評就齊語詮次而

小更益之益無加焉其更微易矣

揚忱評為君亦猶是此詩阿起九原

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續按齊語諸侯作百姓。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財寡人中鈞。始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

范新評提
出先公社稷
是把柄

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狗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

楊慎評一仲
也。施伯以登
大尼父以為
小其施受之
異歟

認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狗於國，為羣臣僇。僇之以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非弊邑之君所謂也。績按一作非弊使臣不能受命於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押以予齊。

未養和評敘
次法井然如
面

換賦評成敗
俱歸天



桀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偽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

笑其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修賢人

言多所容忍。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鮑叔相公子

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

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

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

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春通得天失天。管鮑之

成敗以天不在人事。小大匡異傳。不可口仲本圖。今

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因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

既得管仲。則知後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探管仲

難之事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探管仲

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春通。願以顯其

才。管仲而勤任之。以輔桓。勞。勞來之勞。願以顯其

功。眾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

他。譬。為。後。患。恐。其。君。驕。故。勤。管。仲。使。君。戒。省。不。有。得

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句。是。假。令

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是。不。耻。垢。辱。忍

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

言。不。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

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

桓。公。思。前。唯。不。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

一。手。安。之。泰。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

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被而浴之三。邪。謂。除。其

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掃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

管仲

趙汝師評言
常人有為國
得致力者功
猶可貴今叔
為桓得生仲
勤無以加矣

楊慎評故事
無痕

張榜評問政
處便得其要

其後操斧者將受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
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
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况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
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
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車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
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
必文繡而戎上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為戎車
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
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

燕水心評對
語典冊高文

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
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
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
而為武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
應然後次比緝綴書之簡策故勸之以慶賞糺之以
刑罰冀除其顛旌謂高之頂人或不能務農息兵故冀
其顛而除其旌通冀除顛旌掃除賜予以鎮撫之
以為民終始積按設象即周禮懸法象魏也本謂上
國語作班序也言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必先設
象刑以為民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綴連千書雜刑

管子
卷八
八
花齋戲反

象之意而究其是非。合則勸以慶賞，違則刑以刑罰。于中又分異其老而賜予以鎮撫之，猶勞之來之意也。終始猶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言常行也。

其民也，察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

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

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

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

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

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

梁長春評國語定民居而見文錯出著書者為聲止今撮而先叙于成其事之上似有條趙用賢評官官府也此言七之鄉平四

句則商工豐受鄉也

官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

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

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

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

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

各保而聽，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

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

民也。四者國之木，猶柱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唯

其事亂也。唯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閑燕。

柯潛評言唯事亂故各有所處

而不^{不。板。}慝。農人之子樸質。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即所謂生也。而農人之子。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以農民能致粟又秀才生焉。故聖主敬畏農。而戚近之。春通語。農列第四。而農民之秀者。即為士。故云野處而不睡。有司不告罪。五。此移第二。而尾語不可刪。今夫工。羣萃而別作。敬畏農。而去其告罪。則外矣。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權節其用。論比計制。論比協材。斷器尚完利。貴於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高。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說維垣評其
心安焉上文
法各異

劉勰評然
畧書山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也。監。視也。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輅。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賈賤鬻貴。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春通羽旄竹箭。齊所無也。必賈而後至。奇恠時來。珍異物聚。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時。齊語。作賴。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說
十一
花齋藏板

張嶠評問修政是卓識

張嶠評問修政是卓識

郭正域評列愛民之道甚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

之子常為商相地而哀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墾以差其政

則人安其沃墾而不移衰差也政齊語作征春通次

上宜農墾土宜末闢燕宜士相地而差政四民不移

父子常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

為矣當作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舊舊故舊不用如山澤

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陵陸丘井田疇均

則民不惑惑齊語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

牛馬育過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

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管子對

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

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

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

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

立無後則繼絕世省刑罰薄賦歛則民富矣鄉建賢

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

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

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

富之也陳力尚賢次之也加刑無苛刑之也三具而

使民備凡財之生本于人工本未同之以舉以長民

沈鼎新評容
衆而令行正
使民無決若
欲安民速治
必在干隱萬

乃開節。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民則勸而學知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也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嚴齊語作業皆敬也慈于民，予無財，貧無財者，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

悔士享評作
丙政寓軍令
因田獵通軍
事直藏險于
順伏不測于
至靜之中

楊慎評此後
語事精審讀
之使人使治
如遊民安之
國也
梅士享評
信多多益

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與言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每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罪。因田獵之功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

其是部伍分明管仲什伍素分不待臨取辨

管子事評雖云卒伍而相係如父子兄弟故其疆無敵

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日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日獮。治兵。順殺氣。是故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續按齊語內教既成。改作正字。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人與人相保。家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

季必評借名極正

岳正評責任鄉師處次第條析

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續按此即參國五鄉一師。每歲報君子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

歷元會三選
確然

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
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
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
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
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公
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
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一作慎端慤以待時
使以慤善待時待可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
用之時而使之也

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聽稱柄之言公宣問其鄉

里而有考驗宣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乃召而與之

坐省相其質以察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

驗其所成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

之功之事也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

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國語作設之以國家之

患而不疾註云疾病也不病不能也春通退而察問

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

大夫各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高子國子退而修鄉

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鄉退而修連即前一

修於鄉鮑叔在朝故不言鄉退而修連連為鄉

梅士亭評始
而鄉長進之
繼而官長選
之終而公省
參之故曰三
選

此為三選
此為二選
此為一選

梅士亭評由鄉里而歸之家故其慕善也真由一朝而要之終歲按其計善也

退而修里。即前四里為連。里退而修軌。即前十里為軌。軌退而修家。

即前五家為軌。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

伍。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女無家。士。眾不娶之故。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其德為政者之所忌。故逐於境。女三嫁入於春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是故

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家居則鄉善矣。所謂是故

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

議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無苟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

事於公。續按此即前五鄙五屬大夫。每歲報政于君。擇其寡功者而譙之

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

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

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

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

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續按秀上。前有筋骨二字。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

議皆有終身之功。無苟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

事於公。續按此即前五鄙五屬大夫。每歲報政于君。擇其寡功者而譙之

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

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

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

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

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續按秀上。前有筋骨二字。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

議皆有終身之功。無苟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

事於公。續按此即前五鄙五屬大夫。每歲報政于君。擇其寡功者而譙之

程敏政評又詳責五屬

長由議論而友之躬行故其修善也實張榜評問五屬與問三鄉者一字不差不嫌重複古交矜重如此

蘓軾評與前文無別正是古文妙處

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安則固以戰則疆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

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

揚陰評東矣贖罰古政如此以威天下亦猶行不忍人之政也徒以事論王伯何殊乎

揚慎評觀美金惡金之鑄知管子以鐵

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鞞革二戟。蘭卽所謂蘭銜兵架也鞞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績按齊語作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贛盾一戟也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人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擣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鋸擣鏹類也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

與鹽並重後
世贖錢用自
繼反爭言富
國之非且不
知強兵之術
地可笑也

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大諫。所以諫正君。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理獄。寧戚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上。理內。已下。理外。隰朋為行。行謂行人也。所以通使諸侯。曹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優尚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正也。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

孔穎達評正
意已伏于此

覆偵評必先
及其侵地所
謂動小國地
而後大國可

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類於諸侯。類見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征伐之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使海於有弊。或遇水災。教令泄於海，渠彌於河階。後教之冥渠彌直於河階。使有弊盡也。渠彌於河階國語註頗明。渠彌神海之名。言齊有高山大海，軍士可依之為險阻也。綱山於有牢。綱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為綱紀。而國。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

謀也將欲取必故與其斯

管子

卷八

管子

有階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

亦地各也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各也使海於有弊渠

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

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于海東

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

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

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

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

親親援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

沈國新許以不服天子為各便堂陣

宋養純評南

也楚山使貢絲于周室使貢楚絲即所謂縻絲者也堪為琴瑟絃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于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荆州諸侯莫不來服

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

始服比狄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冷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日狄之地遂至于西河

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束

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

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

二自救徐州已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

梅上享評管仲定周室功在首止首止之盟大匡小匡俱不載屏乃忽乎曰非也欲易太子乃惠王隱謀管子不欲顯惠王之失故此篇兩曰定周室而終不言定周室者何事此管子之厚也

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醫醫所以蔽兵謂脅盾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醫言不用也發無弓服無矢發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武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

張暉評收拾功績甚壯

邇用賢評人君德之不修故諸祥瑞不至鬼神不享守龜不告之以吉凶及不如民間握粟以賈卜筮尚

為君不君君命田毋下拜是不君也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張不庚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鵙臯豐庶神不格度神不至則未歆其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祭其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時雨甘露不降

多靈驗也
楊真評後之
假祥瑞以媚
君者皆管子
之罪人也

張協評天成
數語是其神
壓本根

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徒
反竝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
乃可以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河出圖雒出書
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從地出若漢之渥洼神馬之比今三祥未
見有者三祥謂龜龍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
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
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
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旗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
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

蘇賦評此桓
公專用仁術

父之亂而二君弒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弒子般又弒閔公國絕無後
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馬牛選具選擇
其善者以成具凡欲以貢齊也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請為齊關內之侯
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
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
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
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在關
言其良也庶繫養之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
公之為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

樂養和評侯
稱薄來厚往
之意

魏德評愛利
信武是以服

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
 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疲謂瘦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
 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
 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擗丘粉載而歸。垂橐言其空也。擗收拾也。故
 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
 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
 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
 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
 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

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

而不正。墾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為諸侯之利。諸

侯稱寬焉。築蔡駟陵。培夏皆邑父丘。皆邑以衛戎狄之

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

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

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

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

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圍。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

人。皆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馬之會朝

梅士章詩衛
戎狄之地以
禁暴于諸侯
衛諸夏之地
以示勸于中
國皆所以安
角也故曰寢
武事行文道
以朝天子又
曰朝服以濟
河又曰以遂
文武之迹于
天下而管仲
之功不在齊

而在周矣

管子

卷八

在齊莊公

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施是列。廣地以益。狹地以損。有財以與。無財以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故不失成功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國長成事如臣僕。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故捨妙法。

沈博新評匡齊正以扶周故成文武之迹曰天下而終之以羣臣之謀是文章收捨妙法

見仲頰鮑叔未以叔輩賴仲收此段文字不知者以為蛇足知者以為迴籠也

楊忱評歸到平周室有分際語俱滌絕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寧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子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胥。領屬。綴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

管子

卷八

二十三

在齊莊公

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

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

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

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風興晦夜之時已至禽

之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

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

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

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

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

周元會評三邪原不可而仰以為非急正善誘君處

色而結。如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

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豈

更有不可。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透優於此者。

則凶象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

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正與夷吾

不可待。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

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

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之為人小

廉而苛怙。音逝苛密怙察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

揚慎評難病立方就讓成

任此大機大用非當時說

士所能望其項背也

班樞評薦舉得其人

臣評見使
父和夷相濟

績按大匡作博于教而又巧子辭不好立大正荆之
義而好結小信則辭結當作辭給苛微細也
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
遊荆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
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相三月請論
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
柔臣不如隰勿請立為大行大行大墾草入邑辟土
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
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
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
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

長春評重

言易見三者
可無不可先
秦法家之士
政為此說故
撫桓公之短
而自文其短
至二世而行
亦二世敗而
驗猶天之有
造于世不然
宇宙皆廢爛
萬古為長文

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
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
如於五子各能易夷吾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
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
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春適管氏封禪之對不經見左氏大都迂誕方士奪言傳
會神仙家佞主者大史公博據異記以實其書因傳
焉亦不知助出何籍據此中入小匡添益本語故文
明此亦采本也政未必信即信者齊實有岱而封且
仲諍之况儼然欲受命臨中夏以抗天子不諍乎無
王之罪將浮問鼎于召狩請隧復矣聖人何以一正
一譎嘉敘葵丘而諱河陽也著書者溺文而昧于義
以是借飾為仲漢乎不知其仲詭也一匡匡王耳君
無王臣與同罪平日所為轉移何居而口舌爭于一

管子

卷八

二十五

管子

管子

卷五

內言四

且至爭而罪已昭于會矣。凡此皆小
匡之附益齊語而失者。此辨其大耳。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內言四

管子	卷五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內言四
且至爭而罪已昭于會矣。凡此皆小				
匡之附益齊語而失者。此辨其大耳。				
管子	卷五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內言四

管子卷第八終

